

# 《红楼梦》走下神坛

## 信息化旧题新语



▲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人绘制《大观园图》横披局部

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人绘制《大观园图》横披局部：四美钓鱼



▲北京故宫长春宫游廊《红楼梦》壁画局部：史湘云醉卧芍药圃



▲北京故宫长春宫游廊《红楼梦》壁画局部：宝钗扑蝶

### 文：姜舜源

信息化时代，网络、微信大行其道，经典文学作品并未被冷落，有关小说《红楼梦》及其作者、手稿、续作等老话题，近年在网上、微信里也被旧事重提，甚至花样翻新。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，也是世界古典文学名著；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（约一七一五至一七六三年）是世界级的伟大作家。但以往把这部作品说得完美无缺，只要对书中内容或作者提出任何异议，都被视为大逆不道，直至将这部小说及作者曹雪芹捧上神坛，却是不科学的。如今把《红楼梦》和曹雪芹请下神坛，实际上更增加了这部经典名著的艺术情趣，拉近了作品、作者与今人的距离。

### 侯门深闺家事，未必上网上线

《红楼梦》内容是反对封建礼教，作者因为犯忌，特意隐姓埋名，甚至将书中真事隐去，故作假语村上言。这是长期以来“红学”界的共识之一。依据是书中两个人物：甄士隐、贾雨村。老一代大学问家、雍正皇帝九世孙启功先生并不这么看。他说作者写大户人家小姐香闺佚事，有些难为情，于是就化名假托，与后世文学艺术作品声明“故事纯属虚构”，用意相同。作品里宝黛（贾宝玉、林黛玉）爱情以有情人不成眷属而悲剧收场，并不是什么封建势力打压，而是社会习俗使然，甚至有科学依据。首先中国人很忌讳近亲结婚，林黛玉是贾宝玉姑姑的女儿，若嫁给宝玉，俗称“骨肉还家”，是最要不得的。而宝玉和宝钗两姨表姐弟结婚，旧时倒是允许的。这两种情况因遗传学要求，现代已被禁止。其次，贾母、宝玉的父亲贾政，都希望黛玉嫁给宝玉；但王夫人希望儿子娶姐姐的女儿薛宝钗。在封建家庭里，婆媳关系最关键。贾母若强行隔代指婚宝黛结合，日后黛玉与婆婆王夫人很难相处。所以最终还是王夫人做主，让宝玉娶宝姐姐。

复旦大学法律史教授郭健则从法学角度分析指出，《红楼梦》大观园是使用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的遗产盖起来的，作为交换条件，是宝玉娶黛玉，好比两家公司合并。因为黛玉带来万贯家财，宝玉身为两家公司合并的载体，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宝玉、黛玉在贾府享受特殊待遇，而贾府上下均无异议。贾府在乡下的田庄等正常收入，在第五

十三回庄头乌尽孝报告等章节里都有反映，好年景贾府财政收支平衡，否则就“寅支卯粮”，哪有那么多银子建造大观园啊！原来是林黛玉母亲死后，父亲将她送到外祖母家即贾府，与表姐妹们一同教养；不久父亲也病逝于任上。林如海担任的是总管国家盐业专卖事务的“盐运使”大肥缺，遗产定然极多。这时贾府派出贾琏等到苏州林家处理善后。贾府来人并未按封建时代惯例，过继林如海兄弟之子继承家业，而是将林家家业卖掉，所得尽归贾府。贾府就用这笔钱盖起大观园。而这一切当然要经过老太君贾母首肯，而贾赦、贾政兄弟当然也参与了决策。但唯有年仅六七岁的林黛玉不懂世事，不知道自家万贯家财落入贾府；因为身边没有林家亲人，长大后也没人告诉她，于是自叹“孤苦伶仃”、“寄人篱下”。王夫人、王熙凤施调包计骗宝玉迎娶宝钗，实际上是负约。后来遭报应被抄家也是自作自受。这些观点都是现实为人之道，但合情合理。

### 文人士夫喜爱，一直广为流传

笔者在故宫博物院的师傅朱家潘认为，红学界把曹雪芹父祖辈任江宁织造时被抄家一事上网上线，与雍正弟兄们争夺皇位相联系。实际上雍正帝继位后，清理康熙末年官员们挪用公款。曹雪芹祖父曹寅及父亲曹俯，长期担任内务府派驻南京专责皇家织造的官员“江宁织造”，挪用公款累积巨额亏空。根据内务府档案，雍正帝先是派曹家的亲戚李煦，去江南替曹家清理欠款，用意是让他们设法弥补。不料李煦反而乘机在江宁织造又捞了一笔款。雍正最后看明白了，曹寅的后辈都是些“猪队友”，再拖下去更无法收场，干脆来个“抄家”了断——相当于如今法院判决宣告公司破产，于是债务人无力偿还还倒。实际上抄家没收的财产，根本抵不过亏欠数目。抄家后，雍正帝还给曹家在北京留下一所住宅，在内务府还给一个主事（处级官员）职位。应该说雍正对曹家相当照顾，根本谈不上政治迫害。至于抄家这个处分，对满汉文武官员犯罪是最重的；但对内务府人员——属于上三旗的包衣即奴仆，抄家是家常便饭，就像你到保姆房间看看。

《红楼梦》被清代统治者列为禁书，其流传一直备受杯葛。这是红学界又一传统认识。实际上它成书以来一直广为流传，最

后深入晚清后宫。生活在乾隆时期的江西才女宋鸣琼（字婉仙，一七五〇至一八〇二年）《题红楼梦》：“病躯那惜泪如珠，镇日蹙眉付感吁。千载香魂随劫去，更无人觅葬花锄。”显然是吟咏体弱多病、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的。她的父亲宋五仁，是乾隆十六年进士；兄弟宋鸣珂是乾隆四十五年进士，宋鸣琦是五十二年进士，宋鸣璜是举人。家中女孩子都看过《红楼梦》，男士们就不用说了。红学界一般认为《红楼梦》成书于乾隆早期，可见此书一诞生就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。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年）进士蔡寿祺（字殿齐）编辑《国朝闺阁诗钞》，其中收录宋鸣琼《咏雪楼诗稿》，并录此诗。

《红楼梦》有些地方有比较明显的关于性的描写，一部分人将其视为“淫书”，这在当时社会也属合情合理，因而禁止其印行也顺理成章。但事实上，此书一直是禁而不止。道光至光绪时人陈康祺（一八四〇至一八九〇年）《郎潜纪闻》，记载此书自面世以来广受文人士大夫欢迎：“惟《红楼梦》笔墨婀娜，屡见称于干嘉后名人诗文笔札。”稍早的陈其元（一八一二至一八八二年）《庸闲斋笔记》归纳此书屡禁不止原因，是文人学士喜爱它：“淫书以《红楼梦》为最，盖揣摩痴男女情性，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，令人目想神游，而意为之移。所谓‘大盗不操戈矛’也。丰顺丁雨生中丞巡抚江苏时，严行禁止，而卒不能绝。则以文人学士多好之故。”广东丰顺人丁日昌（即丁雨生，一八二三至一八八二年）历任苏松太道、两淮盐运使、江苏布政使、江苏巡抚，是近代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，并位列四大藏书家。他在江南多年，严禁此书，因为此书广受文人士大夫喜爱，所以最终禁止不了。这是全国文化中心之一江南情形。

北京这个文化中心也差不多。溥仪出宫后不久，故宫博物院章乃伟收集文献、逸闻编著《清宫述闻》里提到：道光皇帝让侍卫在外边搞点书进来，这位侍卫会错意，给道光皇帝买来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，结果遭到皇上一顿痛斥。可见当时认为《红楼梦》是“淫书”，倒未必是什么“反封建”。

### 慈禧自比贾母，《红楼》深入宫禁

晚清慈禧太后非常喜欢《红楼梦》，每每把自己比作书中贾母史太君。在她居住的

紫禁城长春宫，东西配殿与前后殿相连的走廊墙壁上，画着十八幅以《红楼梦》故事为题材，以西洋绘画透视原理绘制的大型“线法画”《红楼梦》壁画。包括“贾宝玉神游太虚境”、“琉璃世界白雪红梅”、“宝钗扑蝶”、“史湘云醉卧芍药圃”等情节。最奇妙的是走廊尽头的一幅画面，也按透视原理绘制相同的游廊，经过此处的人若不注意，真会误撞壁上。故宫博物院彩画专家王先生，据早年在老北京彩画行所闻前辈彩画匠师传说，这些壁画基本上创作于光绪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年），作者是两人。人物由人称“古彩堂”的彩画匠师创作，此人学艺于鼓楼东大街的一家佛像铺，晚年还弃艺从教，在家乡设馆教书，可知他有才华，对《红楼梦》有心得体会，当时他四十多岁。衬景由内务府营造司彩画师陈二先生绘制。

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套大型《大观园图》横披，高一点三七米，长达三点六二米，也是晚清作品。全图展现了蘅芜院、凸碧山庄、蓼风轩、凹晶馆和牡丹亭五处不同形式的建筑，及其为背景大观园女儿国人们生活活动场景，有“秋爽斋偶结海棠社，蘅芜苑夜拟菊花题”、“林潇湘魁夺菊花诗，薛蘅芜讽和螃蟹咏”、“占旺相四美钓鱼”、“憨湘云醉卧芍药茵”、“凸碧堂中秋赏月”，共绘制一百七十三位人物。

这两部绘画内容相同、画风接近，长春宫壁画绘制更精美些，技法也更熟练。笔者认为它应是在清宫如意馆画师主导下绘制的。清宫内廷书画创作机构叫“如意馆”，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，后来国家内忧外患，至道光以后沉寂下来。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，至一八九四年甲午战前，其间三十多年里，北方时局稍微稳定一点，当政的慈禧太后喜欢绘画，于是在故宫北五所重整如意馆，“画工皆苏州人”（夏仁虎《清宫词》）。长春宫《红楼梦》壁画有显著的清代宫廷绘画特点，都是供奉如意馆的苏州画师们画好底稿，而由彩画师画在墙壁上。



▼北京故宫长春宫游廊《红楼梦》壁画局部：琉璃世界白雪红梅